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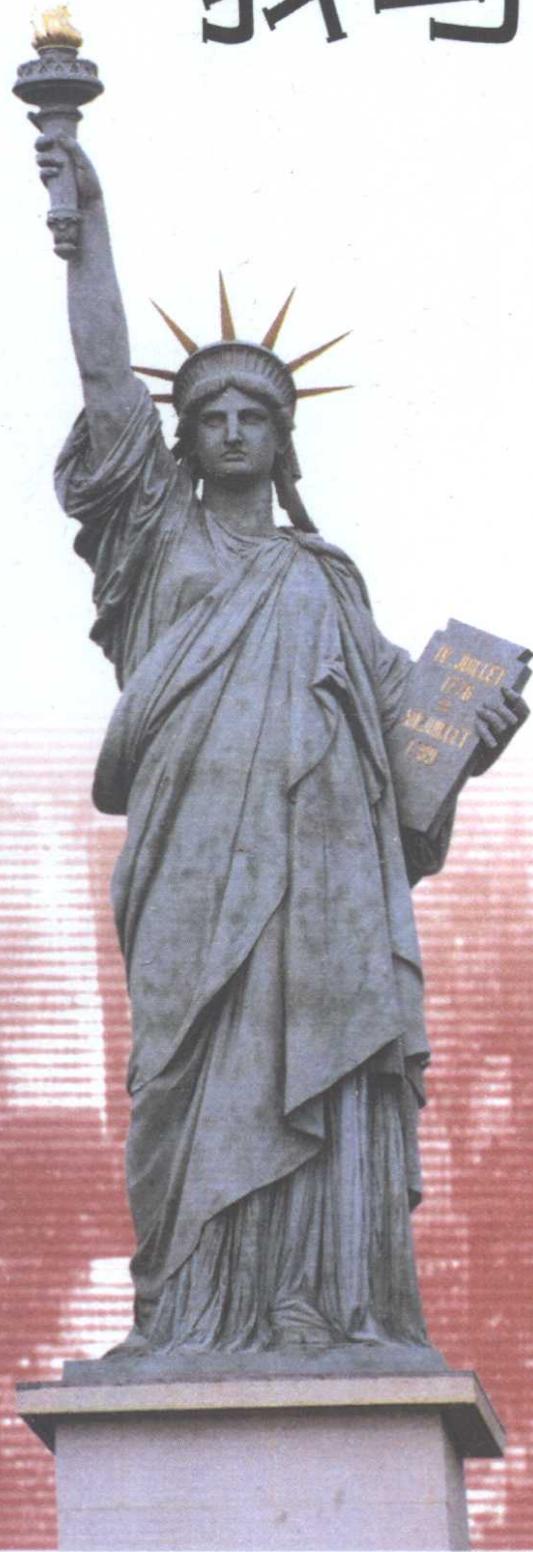


空一降一在一异一国



我与美国

有个约会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与美国有个约会

WO YU MEI GUO YOU GE YUE HUI

—苇编

空 / 降 / 在 / 异 / 国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降在异国/— 莅编

(空降在异国·我与美国有个约会)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54-2129-6

I . 我…

II .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480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琦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1.375 插页:6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0 千字 印数:1—6000 套

ISBN 7-5354-2129-6/I·1625 定价:30.00 元(套三本)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册定价:10.00 元

空降在异国

我与美国有个约会

令你歌哭、令你感叹的人生故事

令你讶然、令你震撼的

异国生存状况

探索不同社会的深层内涵

感受不同文化的剧烈冲撞

同龄人写，同龄人看

让梦相约

潮涨潮落的异域地平线



给新来的你

- 3 我就是主题■吴白玲
- 10 我的异国同事■龚济民
- 14 给新来的你们■善心
- 18 负笈美利坚的中国孩子■袁炳忠
- 25 我叫爸爸■刘齐

黑眼睛，蓝眼睛

- 33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沈睿
- 39 不要在街上吻我■丁凡
- 44 我学英语趣事多■马平
- 48 “鸡同鸭讲”说英文■黄彦琳
- 54 在美国当老师■沈洁
- 60 伙计，只管去“端”！ ■苏炜
- 64 总是说错话■方澍

雾里看花

程朝勇■美国的大锅饭	71
季思聪■享受美国的推销	77
章玮■自由与自律并举的美国大学生	80
一正■自扫门前雪	84
王秋海■美国人爱“吃冰”	87
解烈鸿■打工少年和少年打工	90
若翩■纽约新年夜	93
朱世达■旅美文化札记	98

如是美国佬

李睿■登月摘星的男孩	107
胡亦瑜■美国佬爱上咖啡馆	112
[美]芳子■美国收徒记	115
夏小舟■我的美国老师	119
陈毓■知遇情	122

127 丹尼斯医生■严歌苓

132 如是我说■吴玲瑶

留学 ABC

139 美国大学寄宿生活忆趣■苏玲娜

144 “三气”留学生■石秉文

147 英雄难过美元关■游常山

151 马里兰大学的热门课■百合

155 告诉你一个真耶鲁■高歌

159 博士学位的背后■丁凡

164 留学三味■刘明

178 与破车共舞的日子■张小路

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185 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练性乾

191 美国居不易■柯汗

刘建春■纽约三十四街的中国画家	195
简宛■幻灭	199
王安伦■大厨老唐	203
易殿选■小燕东南飞	209
蓝砚■罗斯福大街撒单人	214
蔡越■遭劫之后	218
马平■在美国找工作	222

给

新

来

的

你

我就是主题

不会写书法？没关系；不会打中国结？那也无妨。只要英语中有股自然而然不讨人厌的中国腔，本身又长得很“中国”，往台上一站，主题昭然若揭。因为——

◎吴白玲

我是张大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到美国去念书的。到美国不到一个月，英文还战战兢兢地“四、十四、四十”分不清时，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明训时记在心，所以当同伴女友报名参加个什么什么会时，我也当仁不让地毛遂自荐，表明要与一群“美人”共进餐宴。

我那时并不知道，几个月后所领到的那张精致铜版制成的亚利桑纳州“土桑市市长荣誉奖状”，竟渊源自这顿白吃的午餐。

英语开讲，生平第一次

那日中午，我一改平常破牛仔裤打扮，小心翼翼地登了双半高跟鞋，依照指示，找到门牌写着“葡萄牙文教授——伍德博士”的办公室。这名瘦高的中年汉子不但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名字，还对我每一个含糊不清的英文发音一一纠正。于是在同行前往会场的车程上，我只好全神贯注于唇齿之间的摆弄。

在会场外别上“贵宾”的名片后，伍德博士领头推门而入，只见大厅里摆满十人一桌的圆桌子，少说也有四五百人。

“等会儿我不用说话吧，伍德博士？”我气若游丝地问。

忙着和左邻右舍寒暄握手的博士抽空回答：“今天的日程似乎很紧凑，所以应该没有时间让你演讲。你想说吗？哈哈！开玩笑的啦！不用担心，在介绍‘贵宾’的时候，我会负责‘照顾’你的。”

因为年少无知，我犯了“轻信人言”的大忌，身陷险境竟不知警戒。我轻松地点菜，好奇地看这群显然非绅即士的人们，忽而起身齐声诵念章条誓词，忽而激昂地高声同唱，桌上又传着小竹篮，五元、十元的美钞纷纷现身。

台上有人说到“贵宾”两字，尚未听分明，忽见伍德博士接过传来的无线麦克风，接着便听到自己的名字和一些他刚刚谈过的背景资料。我连忙喝口冰水，隐约知道就要发生什么未曾预期的事。果不

其然——

“……我们请她说几句话。”忘了是否有怨言地接过麦克风，但对生平第一次的公开英文“即席”演讲，却字字清晰难忘。我说：

“你们已经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以及干什么的了。虽然伍德博士先前已经答应我不用说话，但又言而无信地要我说，我还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

不管这四五百人是基于礼貌还是其他理由而热烈鼓掌，我得承认，我很快地便“迷失”在这阵轰然巨响里，不但从犯了“用虽然又说但是”英文大忌的懊悔中走了出来，更清楚地听见心底一句坚定的声音：“演讲？小意思！”

后来才知道，这个让我联想到武侠小说里的庞大“帮会”组织，中文翻译叫做“扶轮社”。

舞龙打鼓，滥竽充数

两个月后，我到一个小学去演讲“舞龙”。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教会里教英文会话的老师汤姆对我说，他妻子任教的小学举办“舞蹈文化周”，需要中国人讲解一下“舞龙”。

“可是‘舞龙’不是舞蹈呀！”我蹙眉说。

“不然是什么？”汤姆问。

我哑口无言，我这个台北小孩，虽然没闹过“西瓜是从树上长出

来”的笑话，但“舞龙”只在电视里看过。

“没关系，你只是去回答一些问题而已。反正我们这里谁也没见过舞龙，到时你怎么讲，我们怎么信。”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我，视我为中华文化代言人，我若不能把握良机好好宣传，怎对得起……

因为找到一本差强人意的书，我有恃无恐地站到二十多名师生面前。我的计划是先在黑板上教写“龙”字，再由看过舞龙的小朋友描述一下情况，然后我加以补充，便算大功告成。

没想到，如意算盘在我写完“龙”字后便无法拨动。彼时门外走进一对男女，笑容可掬地表示，因为这个“文化周”属于教育局某某企划案，他们要制成录像带，发行全国……

我看着他们肩上的专业摄影机，傻呆了眼。

“继续！继续！”他们笑着对我说。清了清喉咙，我极力避免去看摄影机上一闪一蹦的小红灯。

“……舞龙的时候，全凭鼓声来指挥，要不然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脚步划一而不跌倒……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听听那种鼓声？可惜我们没有中国鼓，但是可不可以勉强用印第安大鼓代替，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心底暗叫“不妙”，还来不及出声“表明心迹”，一个勤快的小男孩已飞奔出去，不多久，一面直径约五十厘米的大圆鼓已端放在

我面前。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我仿佛回到小学一年级的运动会，在烟尘滚滚的大操场上，配合着鼓点，左摇右摆地跳起青蛙舞来。

“这就是了！”我心虚地微笑，回报满室热烈的掌声。

正庆幸化险为夷，不料，那位摄影老兄一个箭步冲到我的跟前，“刚才过程似乎稍短了，我角度来不及拿捏好。你再示范一次好不好？我需要抓几个特写镜头。”

咽了咽口水，我努力摆出吴宗庆的架势，心里直祈祷，这卷将发行全美各学校的录像带上，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也“秀”上去。

过了几天，我接到学校寄来的感谢卡，除了诸多谢词外，末段写着：“由于无法取得更有效的相关资讯，你是否愿意为我们司鼓？不论是到学校来亲身示范，或是将鼓声录成录音带，我们都不胜感激。”

我当然没敢再去滥竽充数，只好千辛万苦地从一家中国武术馆借到一卷录像带聊表心意。

愿不愿和我儿子做朋友？

过完寒假，学期刚开始不久，又有人找我演讲。

“要说什么呢？”我问负责联络的“外国学生中心”活动组组长。“什么都好呀！不过既然她们是教会里的‘妇女联谊会’，你就讲讲妇

女问题好了。”

吃完丰盛午餐后，面对五十多位银发苍苍的女士，我真的讲起台湾的妇女现状。我用祖母、母亲和我不同的处境，说明台湾妇女地位的变迁。

“总之，”我做个结论，“我的祖母是苦媳熬成婆，如今一言九鼎，令出必行；我呢，多受了几年教育，基本上很能为所欲为；而母亲那一代，则是一块在汉堡包中受到上下挤压、最最可怜的牛肉饼。”

稿子终于“念”完了。她们继续兴趣盎然地问着有关教育制度、气象状况、家庭结构、社会风气甚至旅游观光的问题。一位太太陶醉地说完她“此生最美好”的台湾五日游后，问道：“我在清晨的公园里看到很多人，尤其是老人，聚在一起跳舞吗？”

“不是，好像在做一种运动。”“哈，打太极。”

言教不如身教，我想着。于是离开讲台麦克风，开始比划。

“一个大西瓜，从中切两半，一半送给你，一半送给他。”真的没骗人，这群老太太简直乐疯了。

会后更是被人群包围，握着一双双皮肤松软、瘦骨嶙峋、温温垮垮的手，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受到的赞美的总和也不及在那短短二十分钟内所听到的。

有个穿花洋装的老太太，一直等到最后人群几乎散尽了才挨向我说：“我的小儿子今年三十二岁，他在教会里负责唱诗班的训练工

作。他的诗班很有名。他们到处巡回表演，今年夏天要去梵蒂冈……”重点在哪儿呢？我分神地想。

“他身高……体重……是个长得不难看的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和他做朋友？”

尽管后来因为诸多理由，我始终没有见到那位品行端正的有为青年，但在美国最好的演讲经验，是成就在那个闲散的午后，那一双双包容、寂寞的眼神里。

文化贡献，市长给奖

我真的从没想过，我这么一个从小参加演讲比赛总是陪榜的人，来美八个月后，会因“热心参与社区活动，推动文化交流”而从市长大人手上领到奖牌。

所以，不会写书法？没关系；不会打中国结？那也无妨。只要英语中有股自然而然不讨人厌的中国腔，本身又长得很“中国”，往台上一站，主题昭然若揭，甚至不用费神地去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我，就是主题。